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中國基督教史綱

王治心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基督教史綱

序

中華民族的心理尚實際，重經驗，講倫理，長記憶，所以各時代經過的事蹟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而歷史的方式有編年，有傳志，有紀事本末，真可說是體大思精，起自軒轅以至近代，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爲人類保存一個相傳不斷最爲悠久的歷史。最近英人編著印度史，多取材於中國的史料，如法顯玄奘和義淨等的遊記，這足見吾國人對於歷史的專長。可是在中國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學術等，作有系統的敘述，可說是最近幾年纔有的。如中國文學史，我最早看見的是英人祁士（Ques）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謝無量胡適之馮友蘭以前，首先編著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恐怕是日本Suzuki。我所見的也是英文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至於佛教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雖有高僧傳傳燈錄刊行於世，可是中國哲學史的編輯，也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

文學、哲學、宗教雖說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實也就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活動，一種內部的生活，爲民族精神所寄託，或由之以表現，並且是民族思想的結晶，文化最要的成分。我國人既長於歷史的記載，何以對於民族特殊的活動，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這個原因或許是因爲數千年中國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貴冑的事略，而民衆的活動則多疏忽。同時中國人缺少論理的和系統的概念，所以能夠用科學的方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法來編著各種特殊活動的歷史，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

基督教東漸和其他的宗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國，雖有盛衰興廢的時期，但是自初傳以至於現在幾兩千年，其歷史是繼續不斷，其範圍雖廣，材料雖多，敘述起來還不算困難；基督教則不然，中間有的斷絕數百載，幾至於湮沒，後來雖死灰復燃，而名目變更，使人不得認識廬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明清之天主教，還有和基督教類似或相關的宗教的傳入，如麻尼教，一賜樂業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國史籍的記載，多混雜不清，若非經一番整理，索隱鉤玄，真是無法究詰。

基督教說是自唐代至於現今，至少也有千餘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爲他編一個很完備很翔實的歷史。我少時讀過謝洪賚的中國耶穌教佈道小史，後來又讀陳援菴的一賜樂業教，元也里可溫考，以及其他關於中國基督教的考據，同時又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得見法國學者關於天主教傳入中國的著作，因爲我自己學力與時間的不足，總希望有人能夠把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羣書，提綱挈領，源源本本，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這種希望與私衷的禱祝，已有數年，最近見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國基督教史綱，閱讀一遍，深得我心，數年來的禱祝與希望，現在已成爲事實了。王先生對於中國的國故極有研究，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又極純粹，他編著中國基督教史是以中國宗教思想爲背景，和一般專事撿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癢，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漠不相關的編著，實不可同日語。

數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由中華書局出版，早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現在的中國基

督教史綱出版後要「洛陽紙貴」這是可不必說的。但是我願讀者知道中國基督教史綱和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是有連帶的關係。許多西方學者，以為中國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至說中國是無宗教的國家。中國學者也有引着此語以自憂。殊不知中國在上古時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設，「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關於宗教，一是關於歷史，所以在中國的古代，宗教和歷史是相提並重。並且一切偉大的宗教都產生於東方，而這些的宗教，除婆羅門教外，如佛教、明教、回教、猶太教，以至於基督教都會在中國下了種子，而中國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園地，除一二萎謝不振外，其餘都已繁榮合抱，茂盛蕃滋。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欲多贅，只要你們翻開王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就可明白了。不過還有人以為基督教不能迎合國人的心理，一是因為中國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為基督教義和中國文化抵觸。頭一個問題王先生已經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答覆了。第二個問題，他在這本書裏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切詳明的答覆。我在這本書裏面得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不應該再把基督教看為一種洋教了，因為它已經在我們中國文化園地裏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雖在風雨飄搖之秋，遭受不少摧殘，還能挺然獨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國基督教信徒現在約有四百萬，中間二百七十二萬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萬多是改正教信徒，為中國人口百分之一，換言之，一百人中有一個基督徒。數量雖然不多而其影響之大，散佈之廣，這些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之社會、政治、文學、藝術，以至於整個的生活，無不直接間接與之發生關係。至於全國通

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跡，散下種子，結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漸漸地和中國民衆生活，織錦似的打成一片，這一點王先生在書中也給了我們一種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學、科學、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雖也提倡科學，研究哲學，却把哲學、科學、宗教分開。基督教不是哲學、科學，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們要在基督教裏求科學與哲學，那真是「緣木求魚」，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經典之多，浩如汪海，而基督教則統一於新舊約兩經，但是裏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不在於典籍之多寡，却在於影響社會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樣。基督教在中國慢慢地發展，富有生力，這一點在這一本書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基督教在中國至少有三次受過極大的打擊：第一次是庚子義和團的排斥洋教，那不過是物質上和因體上的打擊。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反基運動，那是精神上的打擊，物質上却沒有受到多少的損失。每次受過打擊之後，起來，發展的力量則突飛猛進；可是這兩次所受的苦痛是爲着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單獨受。第三次是在這大時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質都受了極嚴重的威嚇，因爲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中國基督徒不在此時要盡其救亡圖存的職責，而且也要與國人同生死，同患難，同艱苦，同奮鬥。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禮，火的洗禮，更要受血的洗禮，那應不特骷髏荒冢，白骨復甦，卽基督教自身在這次大戰之後，灰燼之餘，將要亭亭毒毒，繼長增高，湧現一朵新的生命樹，奇葩怒

放，異香散發。佛教對於中國文化有過極大的貢獻，而中國文化又能發揚光大之，將來對於基督教自然也能夠使之特放異彩，光芒萬丈。那末中國基督教將來的歷史有更偉大更光榮的一頁，而王先生這一本書也要成爲將來中國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編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馬遷尚有是非頗繆，先黃老後六經之誚；班固也有排死節，否正直，不殺殺身成仁之譏；王先生說他急急忙忙寫成這本書，「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我們不能求「備」於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確，我以爲至少已達到「信」的條件了。我拜讀之餘，有感於心，聊綴數語以爲序。

陳文瀾於香港旅次

廿九，二，廿七日

中國基督教史綱目錄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中國的宗教背景	七
第三章 基督教教義與中國	一七
第四章 基督教始入中國的傳疑	二五
第五章 基督教在唐朝的傳佈	三一
第六章 元代基督教的傳佈	四七
第七章 明代基督教的輸入	六一
第八章 利瑪竇與其他教士	七一
第九章 南京教難的始末	八七
第十章 天主教在文化上的貢獻	一〇一
第十一章 第二次教難前後	一一五
第十二章 禮儀問題的爭端與其影響	一三一
第十三章 更正教輸入中國的預備時期	一四五

第十四章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	一六三
第十五章	道光以後天主教的復興·····	一七七
第十六章	道光以後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動·····	一九一
第十七章	庚子的教難·····	二二一
第十八章	庚子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二三七
第十九章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二四七
第二十章	非基同盟與本色運動·····	二五七
第二十一章	基督教的事工·····	二七五
第二十二章	結論·····	三五九

第一章 導言

在最近百年中，從海禁既開以後，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湧進到中國來，使中國蹈常習故的固有制度與思想，根本地動搖起來。正如胡適所說：「一個有過光榮歷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當着被生活需要的壓迫，而必須接受外來的文化時，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發生起疑懼的心理。」（見先秦名學史序）這種新舊文化的搏鬥現象，在今日更爲顯著。而推究牠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民主主義（Democracy）與科學思想（Science）在推動。陳獨秀這樣說過：「要擁護那德先生（民主主義），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養先生（科學思想），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養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見新青年八年一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他那樣站在全盤承受西洋文化方面的理論，把中國固有的一切，盡情地加以破壞，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給以百分之百的同情。果然不能否認中國固有文化，必須加以改造，使一切不良成份歸於淘汰，以合於現代的潮流，但是我們決不可以不問青紅皂白，一棍子把固有的一切打倒，全盤承受西洋文化來替代。正如耶穌所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五章十七節）耶穌的態度，不是極端的無理由的破壞，而是存善汰惡的成全，對於希伯來舊有的文化是如此，對於其他民族的文化亦莫不然。

民主主義本是基督教的產物，基督教帶來了這顆種子，下種在中國的文化田裏，使中國固有的階級

制度與傳統思想，發生了莫大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於科學雖不是基督教的東西，而基督教却負了介紹的責任。在自明至清的教士們中，看他們如何努力譯著的工作，可見一斑。所以基督教雖不是文化搏鬥中的主力，却無庸否認是把麵酵放在麵粉中的婦人。耶穌說過這個比喻：「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粉中，直到全團都發起來。」（馬太十三章三十三節）果然，現在已到了全團發酵的時候了，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一部分的表現，他如最近的新生活運動，國民革命的成分裏，都有這麵酵的作用。

從現實方面看一看，我們無論到那一個城市，總可以見到許多基督教的事業，有禮拜堂，有醫院，有學校，已經十分普遍地建立着。比較名聞全國的，如上海徐家匯的天主教堂，即遠在吳淞口外已可瞭見雙雙樹立的塔尖。其他各大都市中，莫不有巍峨高聳的天主教堂或耶穌教禮拜堂，尤莫不有規模宏偉的教會醫院，最著名如北平的「協和」，長沙的「湘雅」等，幾乎為國人所共知。特別是學校的設立，大中小學的總數，有千餘所之多，就學的學生，不下五十萬人，最著名的大學，如天主教的「震旦」，「輔仁」；如基督教的「燕京」，「嶺南」，「齊魯」，「約翰」，「滬江」……等等。即窮鄉僻壤之間，亦必有一教會設立的小學，與簡單的禮拜場所。再從與基督教有相關的事業觀之，則各大城市及各學校中設立的男女青年會，對於一般社會亦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凡此種種，莫不予人們以深刻的印象，亦可以證明基督教在中國發酵的一斑。

再從歷史講來，基督教與中國發生關係，原不是新近之事體，已經有過很長久的時期了，許多傳疑的

說素，不去管牠，而確實可以考證的，從唐朝的景教算起，一直到現在，亦有一千三百年或斷或續的活動。雖然還沒有人把這種活動加以系統的敘述，至少我們可以承認有過四個時期：（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溫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這樣長時期的活動中，當然的，在中國文化上，生活上，不能沒有相當的影響。

既然在空間上已經普遍到全國，在時間上亦佔千百年的長期，照理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却是不幸的很，還有許多人不能明瞭她的內容與經過，會引起許多誤會，而認為是「用夷變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運動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飯忘記種田人」，所以我們便有一種說明的必要。

我們所要說明的，有下列的幾點：（一）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是融和的還是衝突的？（二）基督教輸入後，其經過的情形在中國文化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三）過去基督教的發展與所引起的變動，究竟是有功還是有過？（四）基督教在中國所經營的事業與工作，於新中國的建設究竟有什麼關係？沒有總之：我們在這裏要對於過去的加以檢討，為未來工作上的參考。根據着這個意見，來做一個嘗試。

這個嘗試，歐美學者中已經有過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國人却是一個破天荒，覺得有相當的困難。記得在十五年以前，我個人曾經有個嘗試的宏願，利用編輯金陵神學誌的機會，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於是分別函請各宗派領袖，記述他們自己一宗派的經過，但是結果並不圓滿，在一百三十多派別中，祇得到少數較大宗派的報告。因此，深深地感覺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這種困難，對於

比較隔膜的天主教豈不更屬不易麼？

因為我們知道編歷史最重要的條件，至少要做到「備」與「信」兩個字。什麼叫做「備」？就是要沒有掛漏；什麼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確。要達到「備」與「信」的條件，關鍵全在收集材料的一點上。若從基督教在中國所經過的四時期講：第一、第二兩時期，祇有幾塊殘碑做根據，而加以一種合理的推斷，不過推斷是最容易陷入主觀的錯誤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學家的考證，如王昶、錢大昕、杭世駿……等的景教考證、洪鈞、俞樾……等的也里可溫教解說，都不免有許多錯誤。至於第三、第四兩時期，根本要從天主教與基督教散漫的文獻中去整理出系統來，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為謀，雖協進會等曾出有綜合的年鑑，也祇限於一部分與近十年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做到「備」與「信」的條件，實在是不可能的。

現在全國青年協會編輯部主任吳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這問題，要我繼續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過去經驗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緣故，覺得非常躊躇，不敢貿然地答應下來，況且在相當忙碌的教課生活下，要從事於此，因難可以想見。十五年來已死的灰，本來沒有使牠復燃的希望，但是吳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決意要把這死灰復燃起來，我也只好寫信給幾個朋友與機關，徵求材料，最待着幫助的，如燕大 洪煥蓮教授，協大 圖書館 金雲銘主任，以及天主教圖書館、協進會圖書館……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書籍雜誌，由我的大女兒雅子把英文書裏的大意翻譯出來，還有我的兒子女兒們或檢查，或謄清，全體動員，幫助我在暑假兩個多月裏，急急忙忙地把他寫成，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本來想寫成以後，就

正於范子美先生，却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與世長辭了！三十多年來商量學問的老友，一旦永別，不禁悲從中來，就把這一本不完全的書來表示對他的紀念！

第二章 中國的宗教背景

中華民族在宗教上向來沒有固執的成見，信仰有絕對的自由。不獨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爭端，即對於外來的宗教，亦莫不宏量的容納。這一點，在我們將述說宗教背景之前，應先鄭重的提出。

有人說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雖號稱有儒釋道三教，釋教是外來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說過「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個教育家，他的學說，只限於現實的人生，絕少討論到天道與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觀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遺傳下來的神權思想。至於所稱的道教，創始於漢代的張道陵，依托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宗教家，從他所遺下的五千言道德經中，知道他認宇宙的本體為道，道的性質是自然，並不是一個意志的神明。張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籙來愚民，做黃冠逐食的法門。佛教雖是外來的宗教，但佛教中的學者，也有不承認其為宗教的，歐陽竟無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學」的理論。他以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條件：（一）崇拜教主，（二）信從聖經，（三）謹守信條，（四）宗教儀式，佛教中是沒有的，所以佛教算不得宗教。上面這些理論，是不正確？只要一看一般社會的生活，便可以了解的。

我們無論走到那一處城市，便可以見到許多孔廟、菴院、寺觀，即數十戶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廟宇，供着觀音、關帝、財神、閻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竈神、門神及祖

先等神牌，按時按節的焚香燒楮，頂禮膜拜；這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豈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麼？我們不能根據少數學者的理想，就把這種事實根本抹去的。

不過這種多神宗教的形成，當然有他的種種因素，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現在要略略地加以說明，便不能不從原始的自然崇拜說起。原始人民對於種種不可解說的自然現象，起了驚奇而怕懼的心理，便視之爲神明而崇拜牠，那不只中國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說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國的古書中，關於這類自然崇拜的紀錄，真是多不勝舉。我們從禮記的祭義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禮節，如所謂「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書堯典所稱「禋於六宗。」六宗是什麼？賈逵說：「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禮春官亦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稱爲三光的，「二」即古「上」字，「川」即「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見三光崇拜，在中國是很早而且很普遍的。此外如崇拜風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稷……等等，在尚書禮記周禮中都可考見。特別是社稷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謂「春祈豐年，秋祀報賽，」「右社稷，左宗廟。」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後來所謂「變置社稷，」成爲國家滅亡的代名。我們只要一讀禮記祭法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古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實，原始的三光崇拜，遊牧時代的庶物崇拜，進而至於農業社會的山川社稷崇拜，再進而至於封建社會的天祖崇拜，這種崇拜的演變，都由於生活的關係，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後來雖然因着社會的進步，而有不少的變遷，但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遺傳，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見到。從儒釋道三教中考察，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看見這種古代宗教的遺傳。現在把牠分開來說一說：

儒教本不是宗教，誠如梁任公所說，但是後來却的確變成爲宗教了，不但如此，在無形中竟成爲國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對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從宗教的而變爲倫理的了。從前以「天」爲有意志的神明，「祖」爲有知覺的精靈的觀念，到孔子身上却大大地不同。孔子觀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種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從「四時行，百物生」的變化上說明天道，是爲哲學上的現象論。他又曾明白的說到禱告的態度，在子路請禱——「禱爾於上下神祇——」的時候，明明表示出禱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禱久矣」的拒絕。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之義，子路之請，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而孔子爲什麼這樣嚴予拒絕呢？我們只要看他所說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個有意志的神明，難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

麼？這可以證明孔子所承認的天，已經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對於祖宗的觀念，也是從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變成爲報本返始的紀念了。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個「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對象是假設的而不是實有的。因爲他根本不承認死人是具有知覺的，他回答子貢「死人有知無知之問」，很明白地說：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爲晚也。」（說苑）

在這樣模稜的答話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覺的，死人既沒有知覺，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經批評他是「無鬼而學祭禮」的虛偽，而孔子却認爲是維持倫理的一種方法，叫人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去從事祭祀。後來傳他學說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變作了人本化的天。這可證梁任公的話是對的。但是後來的儒教，確實成爲宗教了，從漢朝尊孔以後，孔子的地位，變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訂的六藝，變爲宗教的經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變爲宗教的教義，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便爲一般人所承認。從此歷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儀式，代表全體人民負起祀孔的責任，各處莊嚴的孔廟，普遍地建立起來，這樣，儒教的「教」字，決不是僅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們研究這中間的因果，不能不承認是受了陰陽家的影響。從董仲舒揉合陰陽五行的思想來說，春秋把孔子看得有點神祕起來，陰陽家原來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這種迷信就變成了東漢所盛行的讖緯之學。讖是一種預言，

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緯是一種迷信，竟承認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綱五常的提倡，儒教更爲歷代帝王所利用的護符，而由國家的功令來提倡尊孔。後來宋代的朱熹，繼續完成這宗教化的禮教，統制着千餘年來人民的生活。質言之，儒教的成爲宗教，實創始於漢儒，完成於宋學者。

說到道教，也是創立於漢代，一方面附會着老子的學說，一方面摹倣佛教的組織，而有所謂五斗米道的產生。表面是以老子爲教祖，實際上是陰陽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級信仰，以治病驅邪長生神仙之說相號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學家的老子頭上。讀過老子道德經的人，誰都可以了解老子是個唯物的機械論者，他所說的道，不是個有意志的神明——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繼續發揮老子思想的莊子，他雖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懷疑，究竟還是個「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學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認老莊爲道教領袖，實是漢以後的事。從張道陵以後，有魏伯陽葛洪的鍊養服食，有陶弘景寇謙之的經典科教，於是符籙丹鼎經懺等派的道教次第產生而普遍起來，這與佛教的輸入，不無相互的因果關係，宋代朱熹所說：

「二氏固互相倣效」

的話，是有理由的。雖然他那比較地說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處。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見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這一番話，未必正確，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倣效，自是一種事實。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結果，道教遂駕凌儒教之上，後來唐代以國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書爲經，宋代又集天下道書爲道藏，道教更見發達，與儒釋並行而支配了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此道佛二教，支配着水平線以下的低級社會，儒教則在水平線以上的高級社會中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總之無論在儒釋道三教之中，都隱藏着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質素。說到這點，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學說，實在是很近於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爲實行兼愛的根據，正與基督教以上帝爲愛的根源一樣。在春秋戰國獨有他是極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與道，倒成爲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無形地消滅了。但是照我的觀察，墨子的宗教精神，並沒有消滅，儒釋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響在內，我們不能因爲墨子學派的形式沒有人繼續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說過中國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遺傳，這種遺傳與墨子學派實在有密切關係，戰國以後，那種天鬼多神的信仰，影響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與當時陰陽家思想的影響有同樣的潛在力，這在大多數人們所不甚了解的；這裏我們應該補充的說明。

現在要說到佛教，佛教本是從印度輸入的，但是不久便成爲中國的宗教，與原來的形式有很顯著的不同。輸入之初，因爲種族的關係，不免有種種的爭端，先有道佛之爭，後有儒佛之爭。關於前者如古今佛道論衡中所記五嶽十八山觀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對，與在白馬寺內道佛鬥法的事，這些果然不足憑信，但

後來在佛教歷史中所說的「三武一宗」之厄，却大半由於道士所發動的。後魏太武帝因聽信道士寇謙之與宰相崔浩的話，以及北周武帝聽信道士張賓之，唐武宗聽信道士趙歸真等，乃有坑殺僧尼，毀滅佛寺的慘劇。推究這種爭端的原因，由於道教的嫉妒，而不是兩教教義的衝突，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未嘗發生任何影響；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頻受推殘之故，而擁護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舊異常融洽，所以像顧歡夷夏論中所謂

「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異，在實則合。」

等議論，却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見解。

關於後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對的理論，如六朝時代的范縝發表他所著的神滅論，予佛教以致命的打擊，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唐宋學者的攻擊佛教，如傅奕韓愈歐陽修以及宋代理學家等，除了張橫渠從研究楞嚴經的結果而從教義上立論外，其他都不過是形式上的攻擊，柳子厚所以說韓昌黎的關佛，不過是罪其跡，「知石而不知韞玉」，這實是對一般關佛者的確評。但是在擁護與信仰方面，有學者，有帝王，有大多數的人民，如漢末牟子的理惑論，六朝時代三教調和的主張，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論證。尤其大多數帝王的提倡，與佛教徒宣揚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漸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趨發達的重要因素。於是「三教同源」便成爲一般社會的信仰。

說到帝王對佛教的提倡，從漢明帝遣使求佛以後，孫權爲康僧會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禮佛圖澄，苻堅

的迎取鳩摩羅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無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爲最，親手受戒於惠約，迎達摩於廣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幾千所，可謂佛教全盛時代。此後歷唐宋元明大多數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無窮力量，所謂上行下效，其影響於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從僧徒宣傳方面觀之，在譯著事業與求法精神二點，可以見得大概：

譯著工作，根據宋贊寧和尚在高僧傳所說：

「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是有差違；後則狂顯親往，契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

之言，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從東漢至西晉爲第一時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譯者有安世高、支婁迦讖等人。從東晉至南北朝爲第二時期，是西僧與華人合作的，著名的譯者有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人。唐朝至貞元爲第三時期，是完全由華人自任的，著名的譯者有玄奘、義淨等人。佛教經典，經過這些名人的譯著，不獨介紹，抑多發揮，當時學者既厭倦於注疏詞章之空疏，又憚於名僧之學問德業，遂易歧視而爲歡迎，變容納而爲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歷盡艱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不獨中國學術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學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舊，而成爲中國的佛教了。尤其從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轉迷啓悟，離苦得樂」之本旨，影響大多數的平民，因爲從兵燹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尋求精神安慰與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惡輪迴」等小乘說教，普遍於民間。於是大多數

信佛之人，都本着自私的來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藉以為生活的和尚編流，迎合這種心理。寺院廟宇，遍滿了全國，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獄天堂，又混合着中國古代遺傳的多神崇拜，佛教便佔着中國宗教上的第一位。雖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與智僧的居士，而大多數僧侶的民衆，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迷信，這種迷信，支配着中國千餘年來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現在還是具有很大的勢力。

這樣說來，怎能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呢？一方面看，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萬物都有神明。從壞的一方面說，這種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時代的，應加以改正。從好的一方面說，中國人民都是承認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對精神修養方面，更有很豐富的經驗，古聖賢人對於這方面有過不少有價值的理論，這也是中國文化上最優越的一點。

第三章 基督教義與中國

上章已經把中國宗教背景略加說明，這裏應當與基督教教義互為比較。不過詳細地比較，已有中國基督教學者如吳雷川、徐寶謙諸先生著成了專書，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類，用不着在這裏囉嗦。在這裏只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重要的道理，來研究到基督教在中國宗教的思想與習慣上有無融通的可能。現在先從思想方面說起：

(一) 基督教的「神崇拜」與中國固有的對天觀念，本沒有多少衝突。在中國的對天觀念中，雖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傾向，然而認羣天之中，有一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執掌着統治全世界的大權，與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個創造宇宙管轄萬有的主宰，初無若何分別。且看中國古人怎樣解釋這個「天」字，說文：「天，顛也。」含有至高無上的意義，詩經一類的古書裏，有不少「上帝臨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證明古代人民具有認天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時代學者思想中，才有一部分人從哲學的矚鏡中，把主宰的天變成爲義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義，莊子的天鈞天倪，孟子的天與人歸：「天」等等，確已修改了對天神的觀念。但是孔孟並不把天神崇拜根本推翻，還承認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的主宰。即機械主義的老莊，猶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類的話。特別是那個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的天志篇裏所表現出來的天，不獨是一個賞善罰善的主宰，直是一個愛人利人的父

親那種思想，影響於後來的學者與一般的人民，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且看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宋儒張橫渠的「乾稱父坤稱母」……等等理論，何莫非不是古信仰的遺傳？歷來雖然也有不少唯物思想的意思，像荀子的天行有常，像王充的天道自然，范縝的神隨形滅等等，不承認有精神界的存在，但却沒有影響到最大多數的民衆信仰，所以一般社會，還是認天爲人類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在森羅萬象之中，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具體的神明。

(二)基督教的教義，包括在一個「愛」字裏，從基督的犧牲，彰顯了上帝的愛。上帝是愛，這個道理，在約翰的三封書信裏，講得最明白了，他說：「上帝是愛，」「上帝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爲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可以說把基督教的根本道理說得很透澈，全部的新約聖經，都不過是闡明這個道理罷了。一方面講明上帝怎樣愛人，一方面講明人應該怎樣愛上帝，上帝看不見，愛弟兄就是愛上帝，所以說「不愛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看不見的上帝？」但是怎樣愛弟兄呢？約翰又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爲和誠實上，」這是根據耶穌自己的話：「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們作客旅，你們留住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實際地憐憫人的困乏，是愛的表現，但這猶不足包括愛的全體，約翰又說：「主爲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爲愛，我們也當爲弟兄捨命。」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可見在基督教愛的道理裏，不單是賙濟貧乏，還有兩點重要的意義，就是（一）爲弟兄捨命，（二）愛仇敵。保羅在哥前十三章闡明愛的意義中，更包括着自我的道德，在消極方面，他說：

「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歡喜不義。」在積極方面，又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又可見愛不單是對人，也是對己的。在自己沒有完備的道德，如何能真實的愛人？所以說：「愛不可虛假，要恨惡愛善。」能真實愛人，便是愛上帝，也便是「用心靈誠實拜上帝。」這種道理，在中國古聖賢的教訓裏，也有許多相同的說法，孔子所主張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愛人」的說明，張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憐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的思想，不即是基督教濟困扶危的愛麼？尤其是墨子的兼愛主義，他所說的「兼相愛」，必須從「交相利」上去實行，也有「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等與耶穌相同的話。孔孟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不即是基督教犧牲的愛麼？老子的「以德報怨」，不即是基督教愛仇的道理麼？從理論上講來，原無多大的分別，即從歷史上講，也有不少真正「殺身成仁」，「以德報怨」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的事實，而一般民族精神，尤都認「樂善好施」爲高尚的美德的。

(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張，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價值，不是在物質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耶穌說過：

「人若得着了全世界，失去了靈魂，有什麼益處呢？」

「人活着不是單靠餅，乃是靠上帝口裏的一切話。」

見得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重要，同時也並不叫人看輕肉身生活，保羅很明白地要人知道：

「身體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毀壞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毀壞他。」

可見身體是何等的寶貴，必須保全自我的身體，來做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是奮鬥的，是樂觀的。憑着這積極的奮鬥的樂觀的人生觀，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努力實現天國主義，達到世界大同。從個人的改造到世界的改造，這見得基督教的道德，並不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而是「兼善天下」的世界主義。

但是如何改造自我？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悔改，在新約的含義裏，最重要的成分，是檢查自己，叫人覺悟已往的錯誤，立定一個未來的新志願。然後努力向上，進求到完全的地步，「你們要完全，像上帝的完全一樣。」以個人完全的道德為建立天國的基礎。總之：從對己方面言之，愛人如己為道德的標準，悔改信仰為建德的力量，祈禱默念為修養的工夫。從這點上說到中國，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養，與基督教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富貴如浮雲，求精神之逸樂，幾乎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非功利態度，也可以說是數千年來所共守的準則。儒家所主張的「反身而誠」「慎獨克

己，「正無異於基督教之新禮懺悔。儒家之人格階梯，包括於「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語，聖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聖人却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明白地以道以天為道德根源，道又與基督教以上帝為道德標準無異。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須從自我起頭，所謂忠恕，所謂絜矩，莫不是正己而後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個人而及於社會，可見中國在道德上的主張，也不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現在且進而研究到這一點，看看兩方面的主張怎樣？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國，沒有國家的界限，沒有人種的區分，是一個絕對平等的世界主義。這是基督教的特點，也是中國人所服膺的教訓，我們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墨子的「視人國若其國，視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張，何莫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世界主義，這正與基督教若合符節。

我們從上述的三點說來，無論在信仰方面，道德方面，不能否認有互相融通的可能。然而在基督教輸入中國的歷史上，為什麼有若干衝突的現象呢？這在我的觀察，覺得這種衝突，大都發生於表面上的習慣，決不是根本上的不相容。第一，中國有祖宗崇拜的習慣，在宗法社會家族制度的原則上，祭祖實是一件維繫「以家族為單位」的良法，且為一般人所視為極重要的問題。從基督教看來，實與「除上帝外不得崇拜別神」的信條不合，所以基督教乃排斥祭祖為迷信，而中國人却以反對祭祖為忘本，由此而發生了誤會。第二，中國自信文化之高，視中國以外的民族，其文化水準皆甚低，所以有「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的

自尊。這不但對基督教有此態度，即前此反對佛教的理由，亦大都出發於「戎狄是膺」的這一點。尤其是近百年來，在國際上所受到的侵略，往往與教案有多少關係，所以一般人便懷疑到基督教乃是帝國主義的先鋒，引起了許多誤會。第三，中國人民浸潤於儒佛教義，歷時已久，一以綱常禮教為倫理的中心，一以三世因果為社會的信仰，而基督教所主張的自由平等，予儒教以打擊，所主張的現世生活，予佛教以難堪，其抨擊偶像反對迷信諸端，皆足以動搖兩教的地位，因此遂有不可避免的齟齬。第四，中國鄉村生活中，每以迎神賽會為唯一的娛樂與團結，且亦認此為公民對社會的責任，而信奉基督教的人，反對參加此種舉動，便被認為破壞團體生活的不良份子，乃至羣起而加以攻擊。第五，中國倫理，以孝順父母為中心，養生喪死，實子女的惟一任務，基督教攜來的西方小家庭制度，每發生兒子與父母分居的事，父母死後又不舉行追薦祭祀等儀式，以為大有背於孝道，至斥為名教罪人。第六，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向抱宏量態度，一個人往往可以信仰幾種不同的宗教，既信儒，又信佛道，本無足怪的，而佛教又能迎合固有的儒教，而變更其性質。基督教為保持其獨特的本質，不肯有絲毫遷就，對於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予以排斥，乃至被視為固有宗教的破壞者。第七，基督教自身，亦有予人以懷疑之點。除上述第二點國際關係之外，莫如宗派的分歧，而且各派之中，往往有互相攻擊的情形，不獨有所謂希臘的羅馬的天主教，又有傳自英美法德等不同的國別，乃至被認為含有政治背景。此外如初期教徒的藉教行私，引起教案，尤給人們以不良印象。至於傳教方式，如當衆宣講，男女雜沓之類，非中國人民所素習，而且負宣教之責者，又為社會上不甚重視之人。凡此種種，為

過去基督教在中國發生衝突的因素，降至今日，基督教教義已漸漸為人們所瞭解，此種衝突，似皆不復存在。例如第一點，宗法制度，已漸崩潰。第二點，排外態度，已漸改變。第三點，社會迷信，已漸破除。第四點，團結民衆，已更方式。第五點，道德價值，已經重估。第六點，各教思想，已漸融和。第七點，基督教自身的缺陷，業亦逐漸改進。尤其是基督教所舉辦的社會事業，如學校，如醫院，如青年會，如各種慈善團體，本其犧牲博愛服務精神，予國家社會以新生的力量，一般社會人士，類能表示同情，誤會日漸消釋，感情日趨融洽，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常有無窮的希望。惟有一點，為基督教人所當特別注意的，即基督教中心教義中的復活與永生問題，在中國固有的習慣中所不甚熟悉的。雖曾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格言，究與基督教復活永生的意義不甚相同。所以今後基督教在繼續其已往的社會服務工作而加倍努力以外，尤當注意此種教義的發揮。